

關於專題

演作一齣旅程

Performing A Journey

遷徙 (migration)、移民 (immigration)、流放 (exile)、離散 (diasporas)、旅行 (travel)、過境或客居 (transit) ……這些議題近年來在文化研究受到相當的注意。其所牽涉的不僅是「流動」的經驗形式或「移位」的生活方式，地圖上或想像上的他方 (elsewhere) 或異文化，同時也反身牽動了原鄉、故國、本土、根、疆界、我族與認同的意涵。旅程是觀看文化的首要時空場景 (chronotope)。且不說 *Odyssey*、*Aeneid*、《水手辛巴達》、《西遊記》這些各民族充滿想像、寓言，文學流傳的旅程，即如張騫、玄奘、馬可波羅、鄭和，或是孔子周遊列國的歷史旅程，在貫越空間的同時，繫度了不同文化的幅距、相對的核心與邊陲，以及習俗或道德之間的協商。他們在旅程中移動或暫居，用今日人類學或社會學的術語，是在某處從事文化的「參與觀察」。

在現代之前，民族流徙的旅程、商賈貿易的旅程、軍事征服的旅程、宗教朝聖的旅程，毫不例外地訴說著過往文明故事的經緯。而現代，歐洲向外擴張的故事，或許十六世紀初「全球」航海圖的出現可以作為接續地中海資本主義文明的篇章。布勞岱 (F. Braudel) 與華勒斯坦 (I. Wallerstein) 啟發了歷史與社會學者注意這幾個世紀遠距商品貿易的旅程。而其他類型的遠距旅程，探險的、宗教的、軍事的、殖民／移民的、田野研究的、旅行觀光的，也分別刻畫著現代性的不同面向、全球流動的強度，以及在交錯移位之中觀看異文化、界定自我的方式。

並非所有流動移位都能為其自身賦予旅程的意義，例如漂洋渡海的

黑奴或苦力、伴隨白人探險家的土著嚮導、挑夫僕役，即便他們同樣深入叢林冰原、冒險犯難保障主人旅程安全，卻不會被認為表現了探險的英雄性格，遑論任何具有審美詮釋或科學權威的旅程意義。試想「土著」(natives) 這個奇怪的指稱，縱令他們出現於旅程記述中，他們的聲音受到蒐集記錄，縱令他們伴隨著主人的旅程而行跡遍及世界的角落，「土著」的意涵卻被建構為「固著於地方」，換言之，旅程的方向與意義不屬於他們。旅程—觀看文化的時空場景—本身乃文化表現的事業，依賴於複雜的具體條件，除了實現旅程的政治經濟條件，還包括了日記、見聞錄、書籍的書寫與流通，以及生產知識、音樂與表演的傳統。十九世紀各種旅程的見聞記述，包括傳教士與民族誌的書寫，為韋伯《中國的宗教》或涂爾幹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》等古典社會學理論提供了基本材料。酒井直樹 (Sakai 2002) 指出，「理論」總是由「西方」(the West) 流向世界「其餘」地方 (the rest)，理論被看作是西方的專利、特殊標誌，甚至是西方的使命。這牽涉了知識的生產關係，以及智性勞動分工的歷史條件。「其餘」地區人們在文化與人種方面的細節，成為密集收集的經驗材料，經過評價、比較與分析，轉變為「西方閱聽」的訊息，再被轉譯為普遍知識的理論語言，流向世界「其餘」地區，使得原鄉土著亦得以藉這種更高形式的知識來理解自我、想像自我。現代世界裡「西方」與「其餘」的界標，關係著各種旅程方向與主客意義的掌握。

本輯專題 *Performing A Journey*，口語意思單純是「旅行」或「從事旅行」，此處表達略微複雜的意涵：演作一齣旅程。我們嘗試反身捕捉觀看文化的旅程，如何是書寫、佈局、展示、表演的文化演作。朱元鴻的「希臘佛陀」，追溯一個藝術造型的旅程，解讀馬爾侯 (André Malraux) 所謂「阿波羅蛻變記」：佛陀造型如何蛻變自希臘的阿波

羅，歷經兩千年，貫越數個亞洲文明，輾轉帕米爾高地、雲岡、龍門、以抵太平洋島嶼的日本奈良與爪哇。這種縱貫歷史橫越文明的大場景旅程，藉由藝術史與文明史的複雜知識，形構精心佈局的敘事，乃本文稱之為「神話創作」的現代權力機制。「希臘佛陀」的時空場景並非真是廣袤大陸上高原荒漠的洞窟或島嶼叢林的遺墟，而是馬爾侯所謂「超越館牆的博物館」，一套符號學製作的複雜機制，現代性的超級感官，蒐集古今寰宇的文物與遺址，分類、複製、排列、詮釋、展示，依不同旨趣創作大場景旅程：人種的演化蹤跡、民族的起源遷徙、科技的傳播途徑、藝術造型的蛻變、乃至承繼古代希臘的西方文明系譜—經常是極具力量的現代神話。

周慧玲「田野書寫、觀光行爲與傳統再造」，時空場景是「異族觀光」的經典—峇里島。Appadurai (1988) 曾指出人類學如何將非西方民族定格為地方「土著」的策略，他稱為「轉喻凍結」(metonymic freezing) 的表徵過程，以該民族的局部特徵作為其整體本質的縮影，以編入人類學分類的理論格框中。那麼，周慧玲指出「裸胸之島」、「甘美朗」音樂舞蹈、祛魔劇裡的「出神」狀態，都曾先後在西方的攝影集、「殖民博覽會」或人類學紀錄片裡充當峇里文化的摘錄或縮影。如 Boon (1990:ix) 說的：「被稱為峇里文化的，是多重創作的編造、歷史的構作、一齣扮演、一項政治建構、漂移的矛盾論說、不斷的轉譯、一具象徵、一枚商標、一組對反認同的揉搓……」。無論是印尼政府的操控、西方前衛藝術與人類學者的慾望投射、或是觀光客的刻板期待，身為「異族觀光」客體的峇里島民，閱世已深。許多人感受到峇里的這款「世故」，周慧玲則作了細緻的描述與分析。被觀看的「客體」裡，透明地藏著自覺的表演主體，回望著觀看者投射的慾望（或膚淺），同時鑑賞著自身不落刻板的表演創意。本文在比較研究的脈絡中，也將台灣原

住民「部落劇場」的嘗試對比於世故的峇里文化表演，提出了批評性的分析。

熊瑞梅主編鼓勵本專題的計畫，希望能開拓本刊的論文主題，以及拓展潛在讀者對刊物的興趣與認同。原初邀稿的論文，並未全數在嚴格的評審過程中堅持完成修改。但願這僅僅兩篇論文構成的專題，在主編期待的任務上不顯得份量單薄。

朱元鴻 2002/7/21

參考書目

- Appadurai, Arjun, 1988, "Putting Hierarchy in Its Place." *Cultural Anthropology*, 3(1):36-49.
- Boon, James, 1990, *Affinities and Extremes*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.
- Sakai, Naoki (酒井直樹), 2002, "The dislocation of the West: What is indicated by the imaginary called 'the West' in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Humanities?" 《文化研究國際營》會議論文，交通大學，台灣新竹，六月。